

六雄八將論

藤田東湖撰
青山延光著

全

特58
847

005180-000-1

特58-847

六雄八將論

青山 延光/著

M18

ACE-2027



藤田東湖附評
豐田亮僭評
青山廷光著

六雄八將論

慶應二年
正月上梓

江島伊兵衛藏

題辭

雲龍青山先生之老於史學。闔境所知。固不待稱揚。而伯卿襲箕裘。不墮家聲。有六雄八將論。見示。余嘗與老先生辱交於同僚。又與伯卿為通家之好。今觀其所著。議論卓偉。行文縱橫。樹旌文壇。駕御驅使。六雄八將於筆陣詞鋒之間。何其壯也。蓋其源厚者。其流必遠。藏之深者。發之必廣。先君子涉獵古今。所蓄或有未發者。待其發。豈不多哉。加之篇章字句。紀律整然。範圍馳驅。一朝十禽。何足言乎。余也尚居不出戶庭。坐壯襟胸。雖老矣。據鞍顧眄。不覺稱快焉。

會澤安題

佩絃齋稿

題辭

二

特58
847

特58
847

題辭

雲龍青山先生之老於史學。闔境所知。固不待稱揚。而伯卿襲箕裘。不墮家聲。有六雄八將論。見示。余嘗與老先生。屢交於同僚。又與伯卿為通家之好。今觀其所著。議論卓偉。行文縱橫。樹旌文壇。駕御驅使六雄八將於筆陣詞鋒之間。何其壯也。蓋其源厚者其流必遠。藏之深者發之必廣。尤君子涉獵古今。所當首或有未發者。待以如持滿之弓。投機而發。一發五犯。獲豈不多哉。加之篇章字句。紀律整然。範而馳驅。一朝十禽。何足言乎。余也間居。不出戶庭。坐壯襟胸。雖老矣。據鞍顧眄。不覺稱快焉。

會澤安題

佩絃齋稿

題辭

六雄

上杉謙信

武田信玄

北條早雲

毛利元就

織田右府

豐臣太閤

八將

蒲生氏鄉

佐々成政

小早川隆景

加藤清正

加藤嘉明

黑田如水

前田利家

伊達政宗

佩弦齋稿

水府 青山延光伯卿著

六雄論

上杉謙信

世之論謙信者。或惜其失於猛。余以為不然。天地之間。物之尤猛者為雷。雷一下擊。無物不碎。似過猛者。然積陰凝結而未散。雷一震焉。而群蟄皆奮。萌芽皆發。是天地亦不得不。用猛。至於人。何獨患乎猛。顧其所為如何耳。謙信固猛將矣。唯猛故欲攻。欲援則援。

正大之
雄健
之筆

欲殺則殺。決然而決。奮然而行。熾銳壯烈。毫無顧慮。故其所爲固不能無過舉。而其所以震動一世者。實在此矣。夫東北諸國。崛強難制。自古而然。蓋其地險要。其人獷悍。勢不得不然。故累聖不能無憂。而能平定之者。古今能幾人哉。及源右將開府。鎌倉聚東北之雄於府下。而撫摩之。於是崛強難制之俗。在將府則稍爲易制。而在朝廷則愈益不可制。其後足利氏據京師。以制天下。又患東北之難制。而置管領於鎌倉。夫以獷悍之俗。

據險要之地。而又久受將府之撫摩。宜其知有將軍。而不知有天子也。其後管領日益僭侈。自擬將軍。以執事。上杉氏爲管領。上杉氏遂專東北兵馬之權。而東北之人。唯知有上杉氏。無佗獷悍之俗。徒知戰鬥。唯彊是畏。何問其它。故上杉氏弑其主。而人不以爲逆。殄滅其主之子孫。而人不以爲悖。方足利氏之時。不知有天子者。海內皆然。而東北爲尤甚。驚橫恣暴。不畏其主者。諸將皆然。而上杉氏爲尤甚。橫暴之極。人心日離。而東

國遂爲北條氏之有矣。於是乎憲政並其姓氏職名授謙信。夫東北之不知有天子。如彼其久也。而上杉氏之聲。如彼其顯也。管領之職。如彼其專也。唯其橫暴。所以失國。顧謙信而得之。可以振威武於東北矣。而謙信則不以爲榮。必也欲一朝天子。身率精騎。橫過敵國數百里之地。以朝京師。而前者不暇邀截。後者不暇躡擊。四海聞之。將必聳然曰。彼生於數百里之外。何以能朝天子。是其義聲不終朝而震四海。皇威亦隱

然伸於宇內。謙信之功大矣。而其能爲此者。以猛也。王室雖衰乎。赫赫天胤。四海所戴。海內之豪。豈無知尊崇之者。唯四鄰皆敵。所以環顧遲疑。不敢朝觀。獨謙信則猛氣奮發。毫無顧慮。故能爲天下之所不能爲。不如此。將何以能振數百年之積弊。而令東北崛起之俗知畏。皇威哉。然則開異日之太平者。謙信不可謂無功。而織豐二家之尊王室。謙信爲之首倡。故余之於謙信。不取其猛於殺人。而取其猛於援人也。不取其猛於援人。

而取其猛於尊一王也。猛豈可少哉。

武田信玄

天之生材不一。氣象開廓。議論正大。謂之英雄。智略縱橫。譎計百出。謂之奸雄。故英雄所爲。未嘗不正。奸雄所爲。未嘗不譎。而論者或以奸雄爲英雄。其不爲之所欺者。幾希矣。天文永祿之際。海內糜沸。群雄競起。一時所尙。無非權謀術數。而其能虛襟納諫。舍己從人者。百不有一。此奸雄之常也。如信玄最稱巨擘。而其始也耽酒色。嗜詞賦。宴飲無度。一旦

聽板垣之諫。幡然從之。雖古之賢君。無以過焉。余以爲此信玄之所以爲奸雄也。其納諫者。蓋詐耳。非惟納諫之爲詐。凡其耽酒色。嗜詞賦者。皆詐耳。夫人之爲惡。固有深淺。其謀淺者。其惡雖濟而易敗。旣濟而不敗者。其謀必深。彼信玄者。以一少年。逐父奪國。一國服之。隣國畏之。其謀豈淺淺哉。夫信虎之殘忍。鷲猛。不易制也。當時將士亦皆驍敢桀驁。不易馭也。信玄必謂我如是而父可逐。如是而將士可馭。皆已有成算。父旣可逐。將士亦可

馭而猶可畏者鄰國也。今夫逐父奪國。一國之人必不服。一國不服。則鄰國得乘其隙。此又不得不爲之計。信立必謂我逐父奪國。非惟制一國。雖鄰國我將制之。我如是而一國可服。如是而鄰國可制。如是而兵威可振。如是而疆土可闢。凡其所爲皆有成算。故能濟而不敗也。逐父之策。在深自韜晦。父不備已。可得而逐矣。馭將士之策。蓋懼之以威。誘之以利耳。至於制鄰國。蓋信立之所尤用心。而人或不察其術。吾請言之。夫信虎之猛。鄰國

之所畏也。而信立一旦逐之。易如反掌。鄰國聞之。必驚且懼。而觀其行事。行事果可觀耶。彼將以爲人傑。果不足觀耶。彼將以爲妄人。當此時。人孰不勉勵。信立廼耽酒色。嗜詞賦。宴飲無度。果何心哉。以信立之智。其不惑溺於靡曼雕蟲麴蘖之間也。亦明矣。而况於隣國拭目之日乎。吾固知其爲詐也。然則其術如何。曰。人莫不欲鄰國之畏已。獨信立則欲其侮已。何者。彼畏我。則有備。我雖欲制之。不可得也。我欲制之。豈若使彼侮我而無備哉。

伊弉彌種
鷲鳥將擊。必匿其形。今以百戰百勝之才。一旦爲驕惰脆弱之人。人不見其可畏。其謀深矣。繇此觀之。其所以耽酒色嗜詞賦者。蓋欺鄰國之術。而其所以納諫者。蓋安一國之術也。奸雄欺人。亦可畏也夫。

北條早雲

擁土地人民之富。保數百年之久。豈偶然哉。祖先必有所尙。子孫必有所守。故能上下輯睦。國家之勢。盤結膠固。而不易拔也。雖其子孫有暴肆昏凶。以取禍者。而其祖先之遺澤。

淪浹於民心者。有所未盡。則賴以興復。亦爲不難也。吾觀鎌倉北條氏之據天下。其智術不爲不巧。然其所以待源氏者。極天下之慘毒。而子孫相繼。不墮其業。九世而後滅者。蓋有以也。夫關東天下勁兵之處。而鎌倉聚關東勁兵。譬猶養虎豹。有不易制者。而諸國之吏亦皆用武夫。譬猶驅虎豹。牧駒犢。有不易馭者矣。而北條氏之立國。天下有事。則投袂而起。身先士卒。跳盪奮呼。毫無沮撓。雖梟猛如和田者。亦有所不避。天下之至猛也。而其

所以待民則孤窮必恤。冤枉必察。天下之至厚也。威猛足以懾伏豪傑。寬厚足以撫綏人民。豪傑畏其威猛。故不敢縱暴其民。人民服其寬厚。故不復離心。無事則八州之民可安坐而治也。有事則八州之豪可一麾而聚也。是北條氏之家法。而子孫世守之。此其所以保九世之久歟。其後伊勢氏據伊豆。冒北條氏。遂雄於關東。余觀其所爲。蓋襲鎌倉北條之故智矣。何則。關東之民固嘗苦高時之橫虐。相與殄滅之。則冒其氏者宜深惡之。而今

反愛戴之。安知非秦時時賴之遺澤哉。夫高時橫虐。不得不亡。而後之有關東者。竟無有寬厚慈惠如秦時時賴者。則其政蹟之美。國人有不忍忘者。而又困於武人之虐政。則其所以念北條氏者。愈久愈深。亦自然之勢也。早雲之興。實乘此機。而襲其故智。故人民欣然歸心。早雲之言曰。君者父也。民者子也。安有父焉而不愛其子者耶。何其仁厚也。而其取伊豆。取小田原。又何其飄暴迅疾也。時人所謂獍猛如神。慈厚如佛者。即北條氏家法。

而早雲之襲之也亦明矣。後世子孫徒學其武猛。日夜攻戰以爭尺寸。而不知祖先之所立國者自有道。安得不覆亡哉。

毛利元就

毛利元就攻出雲七年而舉之。可謂久矣。然兵鋒不挫。財用不匱。糧食不竭。國人之苦。古今奇之。夫七年之久。戰不能無利。鈍年不能無豐凶。元就何術而如此也。尼子氏雖衰弱哉。然籍累世之儲蓄。城守七年。亦已壯矣。則攻之者。安保士氣之不耗竭。而敵人之不乘

釁。元就又何術而如此也。豐太閤帥天下之兵。以圍小田原。不拔者數月。而兵鋒頗衰。元就子隆景。進休兵鼓勇之說。然後能克之。隆景之策。蓋出於元就。則元就之取出雲。果用此術歟。抑亦有奇謀祕策。不可得而測者歟。曰不然。元就蓋有一術。而當時不知其術。非佗以寬惠。取人心耳。方尼子氏之城守也。其所憂者。非士卒之不精。則城壘之不堅也。非糧食之不多。則器械之不利也。而元就務撫恤降附。以收其民心。民心日離。尼子氏而七

年之久。愈益問其疾苦。恤其孤窮。故尼子氏之於元就。防禦非不力。謀慮非不深。唯其民日離而國日孤。所以不免淪滅。尼子氏非至愚者。淪滅而不悟。亦有由矣。應仁以來。天下幅裂。何年無兵。何地無戰。亦唯以力相轢。以譎相傾。而未有能收民心者。能收民心者。東有早雲。西有元就耳。尼子氏之不悟亦宜矣。何以知其然也。元就嘗從大內氏攻出雲。進策曰。宜先撫納而後力攻。大內氏不從。敗而還。夫佗人之攻出雲。元就猶欲試是策。即其

自用之於佗日亦明矣。人心苟歸我。則兵鋒何繇而挫。財用何繇而匱。糧食何繇而竭。國人何繇而苦。故取人之國。莫善於先收其民心。元就晚年。出雲嘗亂矣。尼子勝久以驍武之姿。據其故土。而輔以山中幸盛之雄猛。宜其盤結不拔。而毛利氏之兵一出。則所向無前。勝久曾不能保立錐之地。此可以見民心之不復思尼子氏也。其所以不復思尼子者。豈偶然哉。

織田右府

凡事取目前之快而不深究異日之利害者。非英雄也。亂世之雄。唯武是極。攻一城。唯恐不拔。伐二國。唯恐不取。晝夜爭戰。必克而後罷。快則快矣。然此豈足以取天下哉。取天下者。城可拔而不必拔。國可取而不必取。審彼我之勢。究利害之源。故天下之所爭者。或不爭。而一旦奮起。則嚮之所不爭者。皆不得不歸我。然後天下無不可拔之城。無不可取之國矣。斯之謂英雄。吾觀織田右府之爲人。雄猛果於殺戮。其於利害。似不能深究者。然

觀其所以經略天下。則深謀遠慮。有不易測者。何以言之。今夫長篠之捷。乘勢長驅。則甲斐可滅也。姊川之役。乘勝窮追。則小谷可拔也。而右府不爲。當此之時。天下之所畏者。謙信。而謙信之所日夜窺伺者。右府也。而武田勝賴介在其間。謙信宜先滅之以圖右府。而不之爲者。蓋有術矣。謙信豈不欲取甲斐乎。然其言曰。吾與其父爭而不能取。及其子而取之。吾不忍爲也。謙信固嘗負義勇之名。今爲此言。誰不之信。即勝賴亦必傲然曰。彼不

復擊我。今無還顧之憂。奈何不擊織田氏。此其所以日夜西兵。而在謙信則固謂彼猛而無謀。不能克織田。織田必能滅之。而織田之力亦竭。然後吾宣言。甲斐吾所不忍取。而彼敢取之。吾爲武田擊織田。則甲斐之人孰不之應。其術蓋如此。夫謙信與信玄爭而不解。故右府得闢其國。今信玄既死。謙信乃將使右府與勝賴爭。而後並吞之。此英雄爭國之術。而右府知之。故甲斐可取而不取者。以此也。至姊川之捷。則不然。長政義景相爲唇齒。

而義景既敗。小谷之勢孤矣。况小谷名城。長政名將。拔名城。滅名將。此它人之所竭力而爭。顧右府乃不之爲。蓋名將而守名城。雖摧敗困蹙之餘。譬之猛獸傷而據穴。吾執戈殺之。彼必將跳騰號怒。極其力而後死。則我亦勞矣。况越前未滅。彼猶有所恃。則其所以激厲士卒者。未必無術。故小谷可拔而不拔者。以此也。異日越前滅。然後取小谷。謙信死。然後滅甲斐。繇此觀之。右府之謀可謂深。而其慮可謂遠矣。若夫右府之善用人。則天下後

世之所知。有不待論者。而其所爲實有不易
測者。方此之時。海內群雄。唯北條勇而寡謀。
天下之猛將。足以辨之。故遣瀧川景勝。雖有
謀而年猶少。天下之老將。足以辨之。故遣柴
田佐々。至於毛利氏。則其國大而有入。今欲
取之。用勇將耶。吉川在焉。用智將耶。小早川
在焉。是智勇皆不足用。唯器度恢廓之一羽
柴。足以搯其吭而奪之氣。故命之羽柴。而兩
川果知其不可當。此其審彼我之勢者。可謂
明矣。嗚呼。右府於天下國家。則不取目前之

快。而利害是究。唯其所以待將士者。時或不
能然。此其所以取禍歟。雖然。右府未取天下
而沒而定天下者。出於右府之部下。則右府
亦可以無憾矣。

戰國英雄交爭。卒無有及織豐二氏者。六
雄論亦以此二篇爲最第一文辭。

豐臣太閤

天下不能無強弱。國家不能無盛衰。而英雄
豪傑。將大有爲於積衰積弱之餘。必也蹕厲
風發。一新天下之耳目。然後能變衰弱爲強

得起堂
々正々

盛譬之暴。雷猛雨飄。忽震蕩。萬物殆為之摧。碎。然後天地開霽。日月如新。故英雄事業。不可。以。當。理。論。也。我。神國嘗強矣。殊域震懾。朝貢相屬。而彼一叛。則王師出征。故神后征韓之後。在。應神朝則二伐新羅。在。仁德朝則一伐新羅。在。雄略朝則一伐新羅。二伐高麗。在。欽明朝則二伐新羅。一伐高麗。在。推古朝則一伐新羅。在。齊明朝則一伐肅慎。當是時。視絕域如四境。視海濤如坦途。故徵兵四方。萬里濟海。而天

下不以為勞。其強盛蓋如此。中古以降。王室稍衰。一變而天下之政出於相門。再變而兵馬之權歸於武人。四海之內。猶有不畏皇威者。何問海外。鬼界一小島耳。源右將欲伐之。而公卿難之。夫以彈丸黑子之地。武人欲伐之。而廷議難之。又何恠武人之跋扈哉。其衰弱蓋如此。源氏亡而王室困於北條。北條亡而又制於足利。於是積衰積弱。有不可勝言者矣。南北一統。而足利氏之橫日甚。彼傲然以為天子我家所立。廢立唯吾

佛引齊和
所欲則其有無固不足爲之輕重而明國之大彼亦嘗聞之乃謂彼土廣國富我旣不能及則藉其力以濟我貧弱此亦良求於是脩使於明得其爵號以夸天下得其錢貨以布天下吁亦甚矣當是時明國視我猶蕃國足利氏視明主猶君上而天朝之尊則天下不敢復問衰弱之極至此祖宗之憤固將有所待而發焉故織田右府興而天下復知尊王室豐太閤興而王室之尊殆復於古至征韓一役蓋將振皇威於積衰積

弱之餘祖宗之靈實有賴焉顧其所以謀之者未必無私意然而天將一振皇威則太閤之舉不可謂非天下之公也十萬之師一渡海而八道瓦解不可謂不伸神國之威而明主猶欲以一王號解兵此亦以足利氏視太閤而太閤一怒明國震駭不可謂不雪祖宗之耻皇威於是乎赫然震於絕域矣異日愛新覺羅氏之並吞明國威毒亦甚彼豈不垂涎於我然畏懾斂手不敢噬嚙者太閤之力也孰謂征韓一役無

功於神國乎。

世儒論豐臣氏。皆從其家成敗上起見。故以西征爲窮兵黷武。伯卿通觀古今大勢。故從當時西蕃不得不征上起見。如此立論。方可謂能說出大英雄心事者矣。文亦軒豁開翥。稱其正大之論。

八將論

蒲生氏鄉

天下之雄。天下所慕也。天下之所不敢爲者。有英雄奮然而爲之。則天下之欲效之者多。

矣。後之英雄。非不欲不襲前人之軌轍。顧勢有所不可。而積習已久。有不可得而變者矣。源右將乘王室之衰弱。據鎌倉以制天下。而北條氏翦其子孫。鋤其豪傑。而奪之柄。於是天下以爲不據鎌倉則天下不可得而圖也。故當時之欲有爲者。唯鎌倉是圖。及後醍醐帝平鎌倉。足利尊氏乘帝之宴安。擁立新主。據京師以制天下。於是天下以爲不據京師則天下不可得而圖也。故當時之欲有爲者。唯京師是圖。積習之久。以武田

信立之權譎。猶欲觀兵京師。以蒲生氏鄉之雄邁。終身所願。唯在挾二。天子以號令天下。嗚呼挾二。天子以號令天下。其事固偉矣。然終身所願。惟此一事。必將居近畿之地。伺天下之釁。而遂平生之志。外此則天下無可爲之業。故在近畿則獲小國而不憂。在邊陲則獲大國而不喜。無乃知遵足利氏之轍。而不知所以制天下歟。今夫獲百萬之封。跨肥饒千里之地。而擁海內勁鷲之兵。秀衡之所恃以抗鎌倉。中院氏之所恃以摧尊氏。一

旦在我。然猶且愀然不樂。其志固不可謂不壯矣。惜哉。其爲積習所移。而不知改足利氏之轍也。雖然。氏鄉之所以爲此者。亦有由矣。夫織田氏曠世之雄也。業雖不成。而其所驅策任使者。皆一時之人傑。而其所以待之者。亦已厚矣。故織田氏滅而諸將不能忘。豐臣氏陵蔑其子孫。而諸將不能堪。丹羽長秀以此憤激而自屠。佐々成政以此見忌而罹既而氏鄉乃織田氏之女壻。其不欲受豐臣氏之籠絡亦明矣。不然。以氏鄉之才。於成政何

所慕而用其微識。安知非憫其不忘織田氏而表其遺物哉。則其所以欲必爭京師者。亦安知非其欲爲織田氏雪恥哉。唯其志氣猛銳。不爲後圖。徒知京師之可爭。而不知韜匿以待天下之變。徒知陸奧之不可以爭京師。而不知足利氏之轍不足襲。惜哉。

說出氏鄉心事。欲爲織田氏雪恥。於理或有之。然當太閤欲滅信雄時。氏鄉舍信雄而就太閤者何也。要之氏鄉人材卓絕。當時將帥中之尤傑出者。余謂太閤當征韓

時。以氏鄉爲大將。委以韓地事。使得大展其所能。則西蕃庶乎可服矣。而忌其才高而不遣。以庸懦之浮田爲大將者。真可爲當時痛惜。而氏鄉亦居危疑之地。不能遵養時晦。竟罹宵人之譖。以酖毒斃其身者。正坐其才氣太高。鋒鋌太露故也。余重爲氏鄉惜焉。噫。

佐々成政

盤根錯節。不得不待天下之利器。然操利器者。自恃其利。無所不試。則其利亦有時而盡矣。惟人亦然。自恃其才。無所不用。則其才亦

有時而躓矣。天下之未平。固英雄豪傑之盤
根錯節也。故英雄驅使天下之才。使之皆盡
其所長。當此時。天下之才皆欲試其一割。踴
躍奔走。爭爲之役。而不自知。故勇者無餘力。
智者無餘謀。非不快也。然而恃才取禍者。比
夕皆然。無乃失之大快與。吾觀豐太閣之平
東西二隅。西則封成政於肥後。東則封氏鄉
於會津。二將皆織田氏之舊將。授之大國而
不顧。殆有不可解者焉。及觀異日之處置。然
後知其有深意也。夫太閣籠絡一世之智勇。

削平數百年四分五裂之天下。固已快矣。但
邊隅之地。久梗王化。強豪蟠據。壘壁錯峙。盖
有不易遽拔者。而一旦大兵來伐。遠近靡服。
降附相屬。彼雖不心服。亦不得獨立。則其束
手軍門。亦出於不得已。是其勢不得不復叛。
故太閣不授之已之愛將。而授之織田氏之
舊將。成政固嘗據越中抗太閣矣。雖力竭而
降。太閣豈能委任而不疑耶。今廼授之大國。
此固天下之所驚。而成政亦恃其才。必欲試
之盤根錯節。故受大國而不辭。已而國中果

傳張齊和
叛。問其魁首則西海勇將。問其形勢則成政之所未諳知。故戰不爲不苦。然猶能假力鄰境。擊而平之。果不負其所自任。而太閤廼曰。汝何爲不綏撫之而激變。遂賜之死。嗚呼。其亦不仁甚矣。然成政亦不爲無過。方其受封之日。何不試思之。我嘗抗太閤。今何爲封我大國。彼果欲盡吾才。歟。抑欲擠我於險。歟。以是思之。利害之際。豈不甚明乎。奈何恃才而不顧。以殺其軀。至於氏鄉。頗能鎮定境內。故叛民不起於境內。而起於鄰境。所以無患也。

吾聞太閤初欲封立花宗茂於肥後。宗茂辭以群臣不欲。繇此觀之。一時之豪固有見其機者矣。太閤旣殺成政。然後授肥後於清正。行長。彼其初之所以不授者。果有所待矣。余益服宗茂之智。而悲成政之死焉。

成政果敢有膽。故其遇事風生。無所回避。然其終身所爲。殆類群盜。要非真正英雄也。若竹中重治。雖其早世。志業不終。然其智勇傑出。行事卓然。有不可企及者。伯卿乃舍彼而取此者何也。豈以其勢焰熏赫。

有似天人物故取之乎。若然者余不敢謂
爲通論也。

小早川隆景

天下知浪戰之爲淺謀。而不知死戰之爲深
謀也。畏敵類乎持重。死戰類乎輕敵。庸將常
以此藉口。而決機死戰。尤非庸將所能。何者
兵在死地。庸將所懼也。英雄常以之而勝。其
所以冒危者。乃所以求全。而庸將不能知也。
朝鮮之役。諸將皆有戰功。然其赫然振耀海
外者。碧蹄。泗川二捷。而碧蹄之捷。實隆景之

功也。太閤以隆景爲征韓謀主。可謂知人。而
隆景之功。亦可謂不負其任矣。當時諸將亦
皆歎伏以爲不可及。則其功之偉。固不待論。
然至其深謀。天下後世有不能悉知者。我兵
之取漢城。行長乘勝長驅。直至平壤。而孤軍
深入。亦已危矣。於是設諸寨。相聯絡。以援行
長。是策也。隆景發之。而人皆知其爲良策。已
而明兵至。行長敗。平壤陷。鳳山潰。秀家乃令
諸將退守漢城。而隆景不從。奮然曰。設諸寨
相應援。正爲今日。安得棄去。秀家等以爲淺

謀。殊不知此則天下之深謀也。今夫開城孤立。後有臨津。可謂死地矣。李如松乘勝奄至。勢如烈燄。可謂勅敵矣。入死地而禦勅敵。此秀家等之所危懼。而隆景欲決死鬪。此豈徒爲大言者哉。萬里濟海以征外國。人々危疑。其氣易沮。爲之將者亦縮退畏避。軍何以奮。此開城之所以不可棄而大江在後。勅敵在前。可以勵衆決死矣。秀家等若能遣諸將悉銳援之。則以決死之兵禦驕狼之如松。一以當百。々以當千。々以當萬。一鼓可破。然後諸

軍合勢。犄角互進。則復平壤必矣。平壤復則我軍益奮。朝鮮益蹙。明兵益懼。而朝鮮有不足取者。隆景之謀可謂深矣。而秀家等不足以知之。隆景亦知秀家畏縮。竟不能援。而孤軍無援。不可以戰。遂棄開城而渡臨津。夫旣棄開城。又不決戰而守漢城。明兵乘勢來圍。則海運絕而糧食竭。何以能守。於是隆景力執決戰之議。遂有碧蹄之捷。當是之時。諸軍縮退。士氣沮衄。盖亦危矣。隆景一奮而挫。如松之銳鋒。如松之鋒挫。而明人之氣沮。隆景

之功可謂大矣。雖然。開城則竟不可得而復。非惟開城不可復。又從而棄漢城。漢城亦竟不可復。然後知隆景之不欲棄開城者。天下之深謀也。其後諸將欲棄順天。加藤嘉明獨執死守之議。而順天得全。泗川之戰。島津忠長勵衆曰。後有大海。前有大敵。退而溺死。不如進而戰死。我兵竟克。此亦隆景之意也。

當時英豪中。余最推隆景與竹中重治。先論其有勇有才能幹大事。其人品之高。與其深計遠識。洞見事後成敗者。皆非一時

諸將梟猛自喜。以斬馘爲功者所能企及也。

加藤清正

豐太閤征韓之役。以清正行長爲先鋒。而行長拔漢城。直至平壤。將長驅入明。清正則逐其王子。深入北境。自當時而言之。長驅入明。是太閤本謀。行長真不負其任。而清正費力於無用之地。可謂拙矣。然而明人來援。行長一敗。棄平壤。諸將皆退入漢城。雖有碧蹄一捷。而吾軍之氣亦已衰矣。唯清正新擒王子。

擁兵北境蓄威養銳如猛獸在山雖後軍不繼孤立無援而其聲威固足以奪明人之氣矣。明人非不欲力攻漢城顧清正在北境安知其不鼓行而西斷明歸道哉。故明人最畏清正而宋應昌一時謀將以爲清正孤立是可以虛喝取也。乃遣辯士馮仲纓說之給以漢城既拔全軍覆沒夫孤軍易疑大國難測應昌之計不可謂非奇策也。而清正則忠義奮發意氣激烈唯知國威決不可墜國恩決不可負耳。至於成敗固非所問而雄猛自負。

初非仰佗人之繼援者。故奮正大之辯以折仲纓。仲纓逃還而明人益畏清正。即其所以不力攻漢城者。雖由隆景一捷之力。而清正一言之威尤爲有助焉。李如松之在開城軍中傳言。清正將自咸興襲平壤。如松懼還平壤。此廼清正以虛聲懼之耳。夫虛聲一也。在明人則不能以此動清正。清正則能以此懼明人。此由其一言之威先奪其氣也。然則嚮之費力於無用之地者。於是乎一變而爲奇功矣。假令清正與行長齊進。吾恐其中道而

引兩朝
平壤錄
妙々

有變。安能有此奇功。雖然。此出於偶然。而非其所逆料也。則其功果不足尚乎。曰否。古人有言。巧詐不如拙誠。清正以誠。行長以詐。唯詐。故其術雖巧。沈惟敬得而欺之。唯誠。故其所為似拙。而仲纓不能欺。蓋誠則能自信。自信則剛毅果敢。卓然不惑。詐則不能自信。不能自信。則狐疑猶豫。墜敵術中。所以敗也。故征韓之功。余以隆景清正為第一。而當時徒稱其鷲猛。何哉。蔚山之捷。明人嘆曰。清正才能勝行長數倍。乃不審堅瑕。先攻清正。安得不敗。是明人深知清正。而公論廼在敵國。嗚呼。此其所以為鬼將軍歟。

鬼將軍真箇大丈夫。論文亦極明快可喜。

加藤嘉明

勇固有大。小衝鋒冒刃。破堅陷陣。非勇之大者也。天下有大勇者。大敵有所不畏。小敵有所不侮。克而不驕。敗而不懼。斯之謂將帥之勇。而將帥之最勇者。如源廷尉新田左中將。蓋未嘗不身先士卒。奮戰衝突。以二將之才。指麾天下之精銳。天下固不能當其鋒。又何

嘉明銳
敏勇壯
則過他
人萬々
然其終
身行不
大有不
謙人者

至以匹夫之勇自奮。然徐而察之。則妙用存焉。未可謂之勇之小者。何則。小敵之不足敗者。固不足道。天下苟有大敵。屹然如山嶽之不可撼。沛然如江河之不可禦。氣勢足以壓我。謀略足以乘我。當是之時。不有先倡者。孰能馳驟於萬死之地而不懼。是故抗百萬者。氣必先吞百萬。捍天下者。氣必先吞天下。然後勝敗不足以動其心。死生不足以奪其氣。此其所以能奮一身而倡三軍。自非天下之大勇。其孰能與於此哉。而其能奮而不懼。亦

有術焉。彼必有爪牙之士。莫非天下之驍雄。其相得如膠漆。相從如影響。故身先士卒。而左右從衛。莫非天下之驍雄。是以所向摧破。天下莫不震懼。斯之謂妙用。朝鮮唐島之戰。嘉明身先士卒。奪敵艦數艘。當時將士或曰。何必自獲船而後爲功。此說也。余尤不服。夫水戰。中國之所希有也。外征之師。自神后以降。蓋未嘗絕。其最著者如狹手彥之征高麗。比羅夫之伐肅慎。其功偉矣。然未聞水戰而瀕海之役。僅有女真之賊。元寇之變耳。水

戰之寥々無聞亦宜矣。况乎海內群雄之龍戰虎爭。皆在陸而不在水。當時諸將之所講究。亦在陸而不在水。故明人論我兵曰。巧於陸戰。拙於水戰。是外國之畏我。亦在陸而不在水。故李舜臣之禦我。常於水而不於陸。以我諸將之才。何所不能。諸軍之銳。何所不破。然中國之不習於水戰如此。而彼方出於我所短。其氣盛矣。其鋒銳矣。則嘉明之所以身先士卒者。蓋所以奪敵氣而折其鋒。庸詎知當日之捷。不由嘉明之首倡哉。而其能爲

此者。得非有爪牙之士以相捍衛耶。兵家妙用。嘉明蓋得之。當時所謂觀芳野之花。不若觀嘉明之戰者。亦可以想見其雄壯矣。如曰嘉明血氣之勇。故能爲此。則大不然。諸將之議。棄順天也。嘉明奮然不從。欲以孤壘捍大敵。其言凜々。可以立懦。不得不謂之大勇。則水戰之功。亦安得謂之小勇哉。

燦爛英發。筆華四散。真可謂觀芳野之花。不若觀伯卿文矣。

黑田如水

英雄相遭。果能傲然相信。坦然相待。豈非天下之樂事耶。但其略甚偉。則猜釁生焉。其功甚高。則讒間入焉。於是嚮之相待。而為功者。今乃變而為仇。嚮之相得。而為驩者。今乃變而為怒。此古今英雄之所悲也。吾觀源右將之於廷尉。方其始相見之日。則喜曰。吾之見卿。猶見故將軍也。是其親愛之情。乃比之父。而佗日驅滅平氏。令右將濟大業者。廷尉也。即其親愛之情。宜陪蕞於佗日。而一梏原讒之。則忿然見於聲色。嚮之比之父者。不啻寇

織豐二氏之不
能及我
東照宮
者固不
可一而
彈陳而
推誠待
物與不
忍其最
是其所
大者人
心所歸
天命從
焉二氏
營之所
拮据經

讐。繇此觀之。功名之際。雖兄弟猶且不能相保。况其他乎。豐太閤之用人。固已卓越古今。然至於猜忌。猶所不免。故竹中欲逃於浮屠。如水則傳國於子。一時英豪固有窺其肺肝者矣。若夫推赤心於人腹中。而無一毫猜忌者。此東照公之所以邁越萬古。而群雄之所以懷服不忍離也。則天下之歸公。猶百川之歸海。豈人力哉。而世或謂如水有爭天下之意。而不屑為是無足辨者。然而世所傳如水之言。則未必妄。而如水之意。吾推其跡

之天下
竟不能
不服至
仁所謂
太陽一
出而萬
物皆視
者矣

而知之。夫如水以絕異之姿。爲太閤所忌。去
危疑之地。避母望之禍。豈其本志哉。吾觀其
所以自命。蓋寓意於水焉。夫狂濤駕空。怒聲
撼地。蛟蜃隱顯。船舶糜碎。此水之可畏者。而
如水之以智略見忌。蓋有似於此。風濤歛威。
輕塵不飛。演迤汪洋。萬里一碧。此水之可愛
者。而如水蓋以此自處焉。然其深而不測者。
固自若也。如水乃輕世肆志。放言不顧。而太
閤知其無意於世。此亦有取於水之隨物賦
形。與山石曲折者也。吾聞東照公之黜石

田。如水預其議焉。則公之於如水。諮以機
謀密畫。而不疑。夫以如水之智。遇公之明。
其必皦然相信。而如水平生之志意。吾知其
必爲公輸寫矣。即其所以蕩平西海者。無
非所以竭忠於公。而庸人猶過揣謬度如
水之心。夫庸人之疑不破。則讒間或得乘之。
如水固不得不大聲疾呼以辨之。故其言奔
放雄肆。翕張捭闔。孩視群雄。塊視宇內。而無
所顧。使如水果有意於爭天下耶。何以發此
言。唯其放言不顧。乃所以破庸人之疑。而杜

讒間之口。嗚呼如水可謂知所畏矣。

博奕之說。想非謬傳。是猶辛稼軒與陳同甫醉後論南北形勢者。余固不能斷其心術如何也。然觀其踐歷大難。堅忍不拔。遭遇時主。智略橫生。真可謂英傑之士矣。此文以如水二字立論。風神面目。酷似東萊。自是伯卿佳處。唯惜未十分盡技也。

前田利家

大哉豐大閣之用人也。天下之才。莫不搜羅。尺寸之功。莫不甄錄。瑣屑之技。莫不獎擢。微

義詮昏主賴之庸臣其行不足觀但時無英材使名耳然說則其失得云々也論太閣托孤一箇意亦頗模糊其

賤之勇。莫不激賞。以此誅賊。以此汛掃海內。以此鞭撻朝鮮明國。所向莫不如意。可謂偉矣。然而至於託孤一事。則太閣蓋不能無憂。託孤天下之大任也。君能知其人而託之。臣能當其任而不愧者。近古僅推足利義詮細川賴之耳。太閣之時。非無人也。但天命人心已有所歸。太閣無奈之何耳。雖然。在太閣之宿將。則不得不任其責。而當時宿將。莫如利家。太閣必有望於利家矣。吾觀利家臨死之言。蓋慨然當天下之大任而不撓。其意不為

立論行
不皆似
皮膜一
層者請
思之

是係事
後成敗
之論當
時利家
心則則
恐不
此

臣竭其
力加之
以忠貞
其二子
之謂歟
是以君
子推其
用其心
哀其志
焉

不壯。然徒爲此言。於事無益。將何以報太閤乎。吾聞利家嘗招加藤清正淺野幸長。語以論語託孤寄命之章。此必有以也。夫大厦之傾。非一木之所能支。然在臣子則必竭力然後已。何暇顧其力之不足耶。彼利家者。非不知豐臣氏之必衰。而至於不可救也。又非不知天命人心之所歸。決非佗人之所能抗衡也。然欲爲太閤竭力而不負其意。則不得不擇託孤之人。夫輝元之庸才。不足以託孤。景勝之驍猾權詐。不可以託孤。三成等之詭譎

傾險。尤不可以託孤。求其人而不得。得誠慤有餘而權數不足者。亦可以報太閤矣。此其以所示微意於清正幸長歟。嗚呼。自利家之死。而天下之權日益去。將士之心日益離。大坂之勢日益孤。彼二人者何能爲。况二人亦皆勇將。未嘗知託孤之義。將何以當天下之大任。然清正晚年慨然誦利家之言。以陷不義爲戒。則利家之所以諭二人者。蓋出於至誠。而二人亦感奮不能忘。可以見矣。二人奮區々之力。擁護秀賴。天下固知其爲末。而秀

賴不爲無所倚賴。則未可謂大坂無人。而利家付託之意。亦爲不虛。然則太閤用人之美。於是可見。而東照公亦稱清正等之忠於所事。以美太閤之知人。豈虛也哉。

伊達正宗

堅忍而不拔。百折而不撓者。惟英雄之志爲然。方其志之未得也。至苦有所不辭。至難有所不避。人見其不辭。至苦則謂之粗。見其不避。至難則謂之妄。若不幸而不得志。則終於粗與妄耳。此英雄之所以不可以成敗論也。

此段極佳

太閤之伐小田原。政宗從陸奧來謁。太閤召見遣之。人以爲放虎於野。太閤獨謂。在野之虎。吾能縛之。其御政宗已有成算。而陸奧平矣。然慮政宗之有時而咆哮四出。故封氏鄉於會津。以備之。而政宗之志未嘗折也。及太閤凱旋。乃誘葛西大崎之民舉兵。欲夾擊氏鄉。此殆似不能忍者。何者。氏鄉海內英將。太閤所憚。豈烏合之所能抗。而太閤之明。亦豈區々智術之所能蔽欺哉。然則氏鄉固未易克。縱能克之。太閤決無可欺之理。則當時勇

將猛士攢聚如林。豈政宗之所能當。而海內之兵。亦豈一國之所能禦哉。然則政宗果似不能忍者。雖然。政宗而非英雄。則可。若英雄也。則安有不能忍而妄舉事者。夫伊達氏之於陸奧。盤據累世。及至政宗。並吞鄰境。非盡吞東陲諸國。則其志未已也。而太閤奪之。會津仙道。政宗固不能無怨。且夫以氏鄉之才。假以數年。撫輯人民。鎮服境內。則政宗之地。將何時而復。此其所以急於舉事。而其所以禦太閤者。亦有術焉。彼果克氏鄉。乘勢復會

津。然後宣言曰。嚮吾若抗太閤。則曲在我。今不敢抗。而彼奪我地。曲在彼。我寧捍天下而死。此所謂不避至難者。而其勝敗則委之於天。英雄果決固如此。而後世或咎其妄。非知英雄者也。雖然。氏鄉終不可得而克。則不得不屈。意辱身以解太閤之怒。故太閤召之。則速往而不懼。命之討賊。則奮戰而不辭。徙之醜地。則屈首而不怒。征韓之役。則濟海而不顧。英雄之能忍如此。而其志亦未嘗折也。故庚子之亂。則謀復會津。東照公戒之而不

結未稍
覺甚赫

顧其兵摧衄而不畏。及亂平。賞不及而不怒。後世或笑其粗。非知英雄者也。吾聞政宗晚年設伎樂於國。公聞而大喜。豈政宗之志至是而折。公亦以是而喜之歟。英雄之志。惟英雄知之。當時加藤清正聞而歎美之。吾於清正之言。知政宗之意矣。蓋政宗深服公之偉略。所以留意伎樂以先天下。天下定而民未安。英雄樂而天下安。政宗之用心於天下如此。而公知之。清正知之。不然。英雄豈有不得志於天下而留意於聲伎者耶。政宗

之志雖未伸乎。公之偉略足以服之。又安得不歛其英氣以爲天下英雄之首倡乎哉。廷光好讀蘇文。評論古今人物。故平生之文。議論居多。先君子好敘事而不好議論。嘗涉獵近世野史。抄錄英雄事實者數十卷。蓋欲著一書而不果。廷光請而讀之。作論若干篇。此編是也。近稍悔少作之無用。欲學敘事。而先君子既易簀矣。即平生議論之文。皆刪而不存。獨留此編者。以取材於先君子抄錄也。嘉永戊申春日

辱友 豐田亮僭評

藤田東湖曰。織豐二家及清正三論。實海內無二文字。非僕諛言也。

男延年校

佩弦齋稿 終

明治十七年八月廿七日別製本御届
同 十八年二月廿八日出版

定價三拾錢

出版人

東京平民

江島伊兵衛

日本橋區通四丁目
十番地

片野東四郎

名古屋本町

茂木林藏

下総野田町

發兌人

辱友 豐田亮僭評

藤田東湖曰。織豐二家及清正三論。實海
內無二文字。非僕諛言也。

男延年校

佩弦齋稿 終

明治十七年八月廿七日別製本御届
同 十八年二月廿八日出版

定價三拾錢

東京平民

出版人

江島伊兵衛

日本橋區通四丁目
十番地

片野東四郎

名古屋本町

茂木林藏

下総野田町

發兌人

